

我本可以从空间的角度,来谈与冯其庸先生的几次相遇。

比如,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,我还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本科生,坐在大礼堂后排角落,远远地,听冯其庸先生在讲庚辰本,不太标准也不太清晰的话音,通过话筒一直传递到礼堂的角落,我手里拿着他的专著《论庚辰本》,不时摩挲一下。讲座结束时,我急促穿过人群,迈步上讲台,请他给我签名。再比如,2004年的某一天,我已经是《红楼梦》研究队伍中的一员,在扬州会议的晚宴上,我请了当时还健在的顾鸣塘老师帮我和冯先生合一张影。

但这里,我想撇开人与人相遇的空间意味,而是谈与冯其庸先生文字的几次相遇。

1979、1980年的样子,我还在读中学。教语文的肖老师觉得我们古文底子太差,就课外推荐了几本读物,其中有冯其庸等先生编的《历代文选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,当时书店里只有上册,老师说买下来再说,因为这个选本不但文章选得好,而且题解注释都简明扼要,关键是,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前言,几乎把中国历代的文章史,作了全面梳理。“这样,读作品前,等于先有了一个历代文章名篇的目录学常识。”老师说的这番话我记得很牢,所以有空就把这篇前言翻出来看。几年后,才买到下册,知道这一本前面是没有前言的,但翻看过程中,还是感到了一些失落,好像下册也应该来这么一篇精彩

的前言似的。

读大学时看了不少小说,其中也包括《红楼梦》,但当时有读小说却没有读评论、研究专著的习惯。只是因为有听冯先生讲座的机会,为了请他签名,买了他写的《论庚辰本》,书不厚,很快读完,稍稍有了一些版本学的概念,并且留意起他谈及的一些避讳问题。这样,《红楼梦》第二回中,贾雨村说黛玉对母亲敏字的避讳细节,也在记忆深处被唤醒了。从此,让我读作品的同时也有了读相关研究论著的习惯。

《红楼梦》的脂砚斋评语当然是重要的,读研时,经常会参考,但对其他各家的评语,关注得较少。上世纪90年代初,因为买了冯先生的《八家评批红楼梦》,才对清代《红楼梦》非脂砚斋的评语,有了比较系统的阅读,而且收获良多。以后写文章,也常常引用里面的内容。虽然不少评点的观点,我不很认同,但看看这些观点,对于研究《红楼梦》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艺术氛围,也是有相当好处的,而这种氛围,我们现代人未必感觉得到。比如清代洪秋蕃评批《红楼梦》,看到第三十六回薛宝钗坐到贾宝玉床头,给他绣肚兜上的鸳鸯,就批评说,薛宝钗做事处处谨慎,为何在孤男旷女枕席床帷旁,却如此漫不经心呢?有这样的批评,我们才觉得林黛玉隔窗讥笑她的合理性,但也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感慨,黛玉用

以讽刺他人的,其实并没有什么超时代的思想武器。可以说,冯先生编的《八家评批红楼梦》,成了我除脂批以外最常用的书。

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,却是读到的冯先生的一篇文章。

10年前的一天,在和学生上课时,因为谈李白《将进酒》的“惟有饮者留其名”一句,很偶然地想起曹雪芹传说中也是嗜酒如命的,觉得可以把《红楼梦》里有关人物的醉态描写,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。当时觉得自己想法很新,所以只是就手头现有的《红楼梦学刊》翻了一下,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论述。很自信地立马写成了一篇论文,投给学刊发表了。后来,在资料室看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相关论著时,才发现其实冯先生早就写过关于红楼梦人物醉态的《醉里乾坤大》一文,当时头上一阵冒汗,马上仔细阅读,虽然论述的角度不完全一样,但是关于一些相似材料的论述,还是有不少比我深刻的地方,如果早些时间读到这篇文章,我可能就会放弃写的念头或者最起码也要引用冯先生的结论。于是头上又冒出一阵汗来,一种羞愧的感觉,至今还很清晰。

其实,人与人的相遇,既有直接的、面对面的,也有间接的、借助文字的。而每一个人的学术工作,他留下的文字,都像是在圈里激起了一阵或深或浅的波纹,一些前辈大家们,虽然人已经离去,但他们激起的深厚波纹,还在持续发生着影响,并可以传递到很远很远。

(写于2017年5月无锡冯其庸先生追思会前夕)

走去。使我不安的是那段路好像比来时得好得多,正犹豫要不要停一下看看再走,却心下一喜,因看到那个烟草专卖店了,我记得团队集合地旁就有个烟草专卖店,走过店,就应该办理退税的窗口,挨着窗口有一排长椅,就坐着我们团。但是走过烟草专卖店,我傻眼了,没有什么窗口和长椅,而是一个出口,连着另一个大厅。我显然走错了!转身往回走,却越走越慌,眼前是川流不息的人,闪烁着红红绿绿灯光的餐饮店咖啡馆专卖店,一切都和来时经过的那么相像,却又那么陌生。我的包,团友帮我看着,手机机票护照都在包里。唯一办法是向机场人员求助,但我能用英语说清原由、身份,以及团队集合地吗?恐怕连中文都说不清。那么大机场,有多少退税窗口和烟草专卖店?这时真后悔该注意一下在几号门的一时间,双腿发软,发抖。我失神地站在那里,被来往的人撞来撞去,害怕极了。就在这时,我听到有人说上海话,不远处,有个中国旅行团在候机!我像找到救星一样跑过去求救,那中年女子听了我的话忙叫来一个小伙子,

大概是她儿子。那小伙子领着我找到机场工作人员,打听退税窗口,到那一看却不是,那是个办完手续领钱的窗口,我们团队是在办退税手续的窗口下。那小伙子用手机拍下窗口照片,又去找工作人员询问。在他热情帮助下,我终于在四十分钟后回到团队。大家急坏了。那一刻,真是忍不住要喜极而泣。我至今忘不了那个小伙子,他一边带我找一边还安慰我,说,万一不行,就到时间在登机口找,因为我还没说得清要乘几点飞上海的飞机,又说他们飞机晚,他会帮我,直到找到团队为止。

我这才知道,自己出洗手间后,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百思不得其解,怎么会?那方向我明明记得清清楚楚。再想,一定是洗手间那几道弯来弯去的屏风把我绕糊涂了。

这是我迷路。还有一次是在巴黎卢浮宫金字塔前碰上迷路的上海人。

那金字塔入口处真是一副令迷路者恐怖的景象,一年到头,一天到晚,熙熙攘攘,人头攒动,充斥着不同肤色不同头发颜色不同语言的人群,一旦迷失,真的掉进汪洋大海,万劫不复。我们团进去前,导游就再三叮嘱,紧跟队伍,手拉手,以防挤丢。

正跟着团队往里走,胳膊却被人一把拉住了,是一个斜挎着包的中年女子:“你们是上海人哦?”她一脸焦急几乎要哭,“我找不到队伍了……”她紧紧拉住我的胳膊,生怕我丢下她跑掉,

“我就跟着你们吧,反正都是上海来的。”听她说,她们团也是来参观的,在大门前,她脚步慢了一点,就跟丢了。这时候,我们团的领队过来了,说无论如何不行,国外游,导游和领队最害怕的是丢人,所以,他们发现缺人后一定会回来找,最好的办法是待在原地。那女子一听,眼泪也下来了,但是也知道跟着我们更可能,这样只能使事情更糟。我现在还记得,我们队伍走时,她那恐惧和凄楚的眼神。

每次出国游前都不忘申请手机的国际漫游,一路上手机和导游电话不离身,幸运的是还一次没用到过。

柏杨妙语

张迪

有钱而不用钱的人,遇事穷兮兮。想用钱而没有钱可用的人,遇事也穷兮兮。这两种人岂不是相同乎哉?曰:现象上相同,盖都是穷兮兮也,实质上却不相同,一则是自己的安全感不同,二则是社会上的观感不同。再吝啬的富佬,到处都有人拍他的马屁,希望拍出几滴油水来;而再慷慨的穷光蛋,也绝不会有人看重他的。

七夕会

医生在补牙前,“警告”了小朋友各种护牙的注意事项:“最烂牙齿的除了巧克力、糖、饮料之外,还有饼干、面包;以后吃东西就一次吃完,不能过一会儿再吃一点,过一会儿再吃一点;吃完东西一定要记得漱口。”

有友是个勇敢的孩子,补牙不吵不闹不哭,补完牙,医生送了她一个小贴纸,她欢喜地跟牙医道别。后来她告诉我:只要听医生的话,补牙一点也不疼。再后来,我给有友买了个电动牙刷,每天坚持早晚两次刷牙。现在除了巧克力、糖、饮料不敢吃,有友连饼干面包也不敢乱吃了,就算吃了,也会及时漱口,护牙真的很重要!

护牙记

丛歌

她讲解,起警示作用的:“当心嘴巴里生出哈克·迪克(绘本中蛀虫的名字),到时候牙齿警察也没办法了。”

在5岁半之前,有友从没去看过牙医,因为在我的高压护牙政策下,牙齿保护还算马马虎虎。有友第一次去牙防所,是去拔牙。有友的第一颗牙,换得还算顺利,吃东西时,被磕了一下,松动了,稍微出了点血,就顺利地掉了下来。可没过几天给她刷牙时,我发现她第二颗新牙也露出来了,而这次,乳牙几乎不动,那是必须要去拔